

大麻的前世今生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木愉

一年多前，美国股市上大麻行业的股票山呼海啸，一度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原因很简单，随着大麻交易的合法化，经营大麻的公司厚利可期，于是投资者或者投机者蜂拥而至、逐利而来。

大麻跟其它毒品一样，暴利一直紧紧相随。获取大麻的途径和手段不断推陈出新。

一次派对上，听来这样一个故事。朋友的朋友是个艺术家，脑筋活络，没有做不到，只怕想不到。一次，他到南美去旅行，在哥伦比亚的丛林里遇到了毒贩，见大麻比美国的黑市价格便宜好多，一时动了心思，盘算把大麻带回美国，转手一卖，就是一大笔财富，比自己在酒吧里通宵达旦卖艺来钱快多了。可是，如何把大麻带回美国？他脑洞大开，精心设计和想象了各种手段，却都一一否定了。筛选到最后，决定下来一条路径。

不久，他满载喜悦和忐忑乘机返回美国。一路上，他得到悉心照顾，因为他宣称在丛林里从悬崖上摔下来，身体多处骨折，浑身上下打满了石膏。过海关时，他却没有得到例外礼遇，X光机把他石膏里的宝藏大白于天下。不用说，他为此当啷入狱，如今还在铁牢里日复一日。

说到艺术家，离我们这里往东约十八英里，是个以经营各种艺术品而著名的小镇，叫Nashville。小镇周围是绵延起伏的丘陵，丘陵如黛，密林遮掩。在这个地区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奇人，画家、歌手、诗人、作家、气功师、吉他手、陶瓷艺人……警察的直升机经常如苍鹰在上空盘旋，常有斩获。前不久，本地日报上头版就有一则报道，并配有大幅照片。原来，直升机发现了茁壮成长的麻，即刻降落，捣毁大麻，并调查了周围的人家，追查大麻是谁亲手种植，案子于今还在调查之中。

这样的新闻在这里其实如美国的枪击案一样，不是新闻而是常态。各路隐士们种植着、消费着、贩卖着。多年前，我们在州府一家汽车行买下了我们的第一辆新车。销售员是个意大利裔，看上去就有点屏幕上西西里黑手党的派头。每次跟他还了价，他就面露难色，说他得去问他老板，然后就消失一会儿。回来后，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们，老板说可以降价50到100刀。最后一次，他回来，说老板交代的，再降价，就亏本了。我们还真信了他

的，以为再无降价空间，就拍板成交。其实，他每次消失，都很可能只是去了趟卫生间。这么说，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。

不久后，就是金秋十月，他来电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派对。派对就在那个小镇附近的密林里。我们费尽周折，找到派对的所在地。房子大厅里，摆放了一张大桌子，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吃食。最显眼的是一条巨大的整鱼，煎炸过，上面铺满了五颜六色的调料。这样的整鱼，以后在西人的派对上再没有见过。不过，令我们惊骇的倒不是这条鱼，中国人做的清蒸鱼、豆瓣鱼之类都是整条烹制的。后来，到了阳台上，我们这才开始了错愕时分。男男女女，围着阳台上站着，挨个传着一只短短的手卷烟，有滋有味地吸一口，再传给下一个。妻子对着我耳语道：“他们在抽大麻。”我内心里立时掀起了波澜，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。大麻传到我手里，我连连摆手拒绝了。

在我的认知价值系统里，抽大麻就是吸毒，跟抽鸦片吸可卡因同属一类。也许，从林则徐一百多年前虎门销烟开始，把毒品视若洪水猛兽就成了中国人的正统价值观。

大麻在美国也不是人见人爱。我的房客前不久就来信抱怨，楼下的几个年轻房客经常抽大麻，气味难忍。楼上的女邻居为此曾经报过警，但警察来了，说是查无实据，也拿那几个房客无可奈何，那女邻居只好自己搬了家。他声音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，他也要搬出去。我赶紧给物业管理人去信，过了大约一个月，管理人来信，说那几个抽大麻的房客被撵走了，我这才心安了。

也是多年前，跟我同在姐妹会打工的白人小伙趁了午间休息，邀请我到她住的公寓里去，然后诡秘地从一个花瓶底下取出一个小纸包。里面是大麻，他卷好圆锥状的大麻烟，用火柴点燃，很享受地抽了一口，然后递给我，我当然拒绝，生怕一口抽进去，顿时着魔。拒绝了，有点过意不去，就向他讨了一根烟，半抽半不抽，让青烟袅袅飘过。

据说，香烟跟大麻没有质上的差别，而只有量上的差别。

一个原先是麻醉医生的朋友多年前不再行医，被本地大学从西海岸延聘过来，专门进行大麻研究，成为美国国内这个行业的权威。每次在派对上见了，大家问



▲ 种植的大麻（网络图）

他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大麻的。在他看来，大麻跟香烟和酒都是一个家族的，如果有差别，也不算云泥之别。

即使大麻和香烟同属于一个家族，只有量上的差别，但一边对香烟围剿越来越狠，一边却要对大麻网开一面，也有点荒谬。原先，抽香烟是自由的，办公室里随便抽；而且抽烟还可能是时尚，好莱坞旧时代的电影里，美女俊男抽烟的镜头比比皆是。现在，办公室里是不许抽烟的，烟民要抽烟，即使是严冬，也得冒着凛冽的北风在露天里去过瘾。有一次，我的部门要招聘一个人，上司和我负责面试，来应聘的人中有一个女士的简历相当耀眼，但面试完后，上司对我说：“她抽烟。”就因为这点，我们后来就没有考虑她。

跟香烟相比，大麻对人体的危害要严重得多。吸食大麻后，人会变得很High，甚至出现幻觉。据说，波德莱尔写《恶之花》时，就靠吸食大麻来获取灵感，以便从大脑里寻觅那些波诡云谲的诗句。波德莱尔追求的灵感其实就是幻觉。吸食大麻后，人的心跳会加速，记忆能力会减弱；大麻对肺的影响也非常严重，导致咳嗽，甚至肺癌；大麻还削弱人的免疫系统，使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变差。

关于大麻危害的研究非常多。

有项研究对3000个大麻吸食者进行了25年的跟踪研究，发现这些人只要每天吸食大麻达到5年以上，其语言记忆能力在中年时期就会变得很差。

牛津大学有项研究表明，大麻会让人的敏感度变差，带来偏执情绪。

另外一项研究表明，吸食大麻会让人的心跳急速增加，并持续三小时以上。大麻吸食者比常人患中风的比率要高出26%。

还有研究表明，大麻会严重降低人的睾酮，从而让人乏力，性欲减退。

大麻还会造成食欲紊乱，从而使人对饿和饱丧失判断，引发肥胖症。

不错，大麻有减缓痛苦的作用，对于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，大麻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镇痛手段。但是，如果把大麻的消费推广开来，那对身体正常的人就会形成极大的危害。大麻本质上就是一种毒药，它也许可以给人带来片刻的欢愉，但他对人的危害却可能是永久的。即便它可以减缓重症病人的痛苦，但它对正常人的危害多得多。美国各州相继放开对大麻的控制，将大麻合法化，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危害究竟会有多深重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